

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

吴亮 章平 宗仁发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民族文化派小说



民族文化派小说

MINZUWENHUAPAIXIAOSHUO

吴亮 章平 宗仁发 编

责任编辑：杨文忠 李郅高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12印张2插页279,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印数：1—18,35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4.45元

编 者 的 话

新时期小说有哪些流派？这无疑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然而，试图划分出几个确凿无疑的流派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很难把某些手法实验上升为流派，而在于：第一，除了易于识别的现实主义倾向之外，八五年以来新潮小说中的各种倾向往往交相错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作出准确的划分和概括；第二，虽然某些创作倾向中已经具有形成流派的因素，有的倾向已形成流派，但是形成流派的因素往往处于萌动状态，形成的流派也往往隐而不彰，多数只能算作“潜流派”；并且，对各种倾向的概括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取得一致；第三，在急剧变化的创作势态中，很多作家经常改变自己的审美追求，以致人们试图从审美追求上划分作家群体并以“流派”称之为困难；一个作家的诸篇作品在审美追求上常常是不一致的，有的作家主观上的审美追求同笔下作品的实际状态也是不一致的。总之，能够被公认为流派的小说现象并不多，大量小说现象还处于混沌状态，没有获得作为流派的存在方式。不过，如果我们把流派确认为一定的审美品质同相应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在谐调状态中体现出来的某种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又是在具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中呈现出来，那么就会发现，确认流派的存在还是不无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过分咬文嚼字地把流派说成是必须具备诸般因素的派别，那么某些小说现象是不妨视为流派的。况且，在社会思潮和艺术时尚纷纭多变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流派已经难以寻找，甚至将不会再产生。从这种想法出发，我们编了这套流派小说选。如果这套选集能

提示出新时期小说中几种主要的审美倾向和追求，并且能让读者一览各类倾向的上乘作品（自然是不完全的），从而对新时期小说总体风貌和艺术实绩有个概略的了解，那么编辑、出版者也就于愿已足了。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流派的认定不是着眼于某种倾向被张扬的程度，而是着眼于某种倾向在导致某类现象上所起到的作用。（二）流派的认定不是着眼于外在形式和技法，而且着眼于内在审美品质同外在表达方式在谐调状态中体现出来的“全息性”审美追求，并且要有一定数量的佳作为基础。换言之，内在审美品质没有根本改变而只是在小说技法上出新，不作為一类小说现象来看待。（三）某些作品同作家本人的文学主张不尽一致，本书不是依据作家宣言和主张而是依据作品的实际状态将其归入某个类别。较复杂的、特征不明显或兼有多种审美品质和特征的作品，依据文坛上相对一致的看法，联系作家创作的一贯倾向及其文学主张，归入某个类别。

（四）鉴于新潮作家的创作和某些小说现象的形成多半是受国外思潮和流派的影响，所以划分小说类别时，适当考虑作家作品与国外流派的相对接近。但这并不是与国外某些流派划等号。事实上，某些小说现象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时甚至是很皮毛的方面）与国外某些流派接近而已，故这些小说现象的流派名称都具有借代性质。读者不能搬用外国文学流派的标准来衡量本书中某些类似派别的小说。为便于读者理解本书辑选的诸类作品的倾向及意义，在每类作品辑前加一评述文章。

这种编选工作毕竟是一种尝试，万难周全妥当。诚望得到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3月

谈“民族文化派小说”

宗仁发

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开端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一方面是所谓的现实主义传统左右着一大批作家的创作，“文以载道”仍是文学的重要使命。此类作品将文学的功能和政治或政策宣传的功能混为一体，将艺术的天才创造力扼杀在实用的功利主义之中。或是将对精神痛苦无知无觉的状态概念地描述一遍，或是以做作的高昂对百孔千疮的现实浪漫地幻想一番。幼稚的程度达到以为用控诉的泪水和感激的泪水就可以冲刷出一个幸福未来。与此同时有几个崇尚个性又对西方文学有所领悟的青年作家，将他们在现实中的生命体验用一种新的艺术方式表达出来，这便在沉寂而又呆板的中国文坛泛起了久展不敛的波澜。有人对此嗤之以鼻，有人捧读之时爱不释手，也有人懵懵懂懂。稍稍的沉淀之后，从艺术的角度人们也很难给这些中国的现代派文学过高的评价。《二十二条军规》的魔影笼罩着《你别无选择》，《麦田守望者》的情调弥漫《无主题变奏》。本来可能产生真正艺术品的契机在一片缺乏艺术营养的贫瘠的土地上脱胎而出的只能是畸型儿。再加之一些缺乏艺术细胞的匠人拙劣的模仿，西方严肃的现代文学的核髓狼藉遍地，而被译者糟踏一遍以后的皮毛又被他们奉如圭臬。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中国的文学的思考便使另有选择的作家蹙起了眉头。阿城断言中国文化有个断裂层，韩少功如梦初醒地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这篇发表在《作家》上的《文

学的根》无意中成为寻根文学的宣言书。由此开始，“文化”成为热门话题，“寻根”成为创作指向。论坛和文坛不同寻常地活跃起来，造成了带有再兴性质的文化浪潮。

自“五·四”运动以来，从发掘民族文化的角度着手进行文学创作的不乏其人，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既有湘西蛮实的地域特色，又暗涵一个民族的泛有心理潜构；萧红的《生死场》既有女性的对东北风土人情的感知，又揭示一个民族的不可宽恕的愚陋。还有一些作家作品，对表面上文明程度高于村野的都市人也有冷峻的剖示。现代文学史中虽未成为至关重要但却不容忽视民族文化视点，给在新时期主张相类的作家以接续和超越的导引。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即拉美文学的世界性爆炸，在注重民族文化的作家心中不啻于打了一针强心剂，一种梦想有了现实的范本。他们把拉美文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地域性色泽，并由此坚信：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民族文化派的划分和称谓，是依据这一类作家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共同趋向以及与其它流派的明显区别而界定的。它并不是象“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太阳社”等具有社团性，也不同于诗歌界的同一宣言或主张下的流派具有实验性，他们作品的民族文化因素是自然而然地渗入而流出的。本卷中所收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现实生活背景中延续传统文化状态，艺术创造中流露传统文化态度。从未象其它同龄作家那样轰噪一时的汪曾祺一直恪守自己的寂寞，他的不为时势而诱的创作，使小说和有观赏和收藏价值的文物达到了某种接近。即使是表达自然的生命情愫也仍然不能摆脱陶潜遗风。与之有脉络相承的何立伟的小说更显得玲珑，浸满士大夫气，甚至对情境的体验进入一种把

玩状态,由生命的需要跳入浪费生命的痴迷之中流连忘返。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遛马、泡茶馆、听戏迷的趣味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类行为是我们这个民族独具的并且久传不变的。阿城在小说界是一位少有的受全宠的作家。《棋王》一出手就倍受青睐。“现实主义作家”认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生活,“现代派作家”认为它通篇充满现代意味,“学究”从中考证出不少老庄哲学,海外华人品尝出民族文化滋味,这种普遍性的认同证明他的小说蕴含最基本的民族文化观念,或者称之为一个民族心理潜在的文化态度——自淡和自慰是这张牌的正反两面,口欲及肉欲的奢侈和享受幻觉的意识是这种文化态度的具体表现。

(二) 从一个特殊地域或领域入手,溯源而上找寻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土壤,这类题旨的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分支: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郑万隆的“异乡轶闻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以及韩少功的带有湘西特点的几个中短篇、王安忆的《小鲍庄》等。这些作家在一个时期内以自己熟稔的地域为素材,深入地探求民族文化滋生的远因,并且企图将失落的自然旺盛的生命力找寻回来,但我们从作品达到的实际程度看,只能说这种对原始蛮荒或愚昧状态下诞生的活力仍属较低文明层次的,是不能与高度文明状态下的活力相比的,更可悲的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气氛极为淡乏,且不能自省。批判精神在部分作品中有所流露,但不够彻底,眷恋情调在部分作品中亦有渲染,但又知晓远水解不了近渴。

(三) 把市井、市民气息作为透视民族文化的窗口,描摹出光怪陆离的世俗画面。中国尽管有若干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但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化,而几千年绵延不绝的只是世俗的市民气息。这种市民气息与市民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人类文明起到蚕食作用的,后者是对人类文明起

到促进作用的。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的市民气息是丰富多彩的，菜肴讲究色彩、造型艺术，味道复杂；家室长幼有礼、辈分清楚、亲疏有别；交友注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拔刀相助；休憩、有躺、仰、卧；游戏有聊天、喝茶、下棋、听戏……透过这种外表的热闹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具精神骷髅。

如果用真正的文学尺度衡量中国的当代文学，你不能不觉得凄凉。过去的文明发达史、文学陈迹丝毫也不能帮上今天的忙，孱弱的几株文学之树时有枯死之灾濒临，茂盛是一种奢望。封闭仅是造成这种状态的表层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久不改变的潜在文化结构。今天，若想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则极其艰难，我们这个民族是最不愿意承受耻辱二字的，而事实上我们要想改变现状又不得不承受，代价是昂贵的，但必须花费，只有经历过这种阵痛，才可能有民族文化的再兴。

民族文化派小说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程度不同地触及到中国文化的症结，尽管缺少思想的深邃，但起码已摆脱了文学从属性的地位，这对长期误入歧途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可以算做不小的进步。而且这些作家又有一股热情和很强的自信心，如果能恰当使用会有产生好作品的可能的。当然不论哪一种流派，归根结底都必须传达人类生存过程的真实经验，这种经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可感的，又是可知的。在这种经验中我们谛听到的是与前人不会重复的灵魂之声，我们眼望得到是个体生命的一次次跃动。任何矫饰和粗陋都是有害无益的。

目 录

棋 王	阿 城 (1)
孩子王	阿 城 (43)
桥边小说三篇	汪曾祺 (82)
小城无故事	何立伟 (99)
小鲍庄	王安忆 (106)
商州又录	贾平凹 (200)
老棒子酒馆	
——异乡异闻之三	郑万隆 (216)
最后一个渔佬儿	李杭育 (226)
美食家	陆文夫 (242)
那 五	邓友梅 (330)

棋王

阿 城

—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我虽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野狼似地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委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令人担心。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拢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拢在袖里。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么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来一盘吧，我带着家伙呢。”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你没人送吗？”他已把棋盒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来来来，你先走。要不，让你车、马、炮？”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来，你先走。”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的一声跳好，比我还快。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葛人，就是这么走，险些输给他。炮二平五当头跑，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嗯？你走。”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袖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乱了起来。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

地一下，哭声四起。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象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车厢开始平静下来。有水送过来，大家就掏出缸子要水。我旁边的人打了水，说：“谁的棋？收了放缸子。”他很可怜的样子，问：“下棋吗？”要放缸子的人说：“反正没意思，来一盘吧。”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对手说：“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没法儿看。”他搓着手说：“凑合了，平常看棋的时候，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你先走。”对手很老练地拿起棋子儿，嘴里叫着：“当头炮。”他跟着跳上马。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有大意思，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就转了头。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象在找什么人，一眼望到我，就说：“来来来，四缺一，就差你了。”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就摇摇头。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

“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儿。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儿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唉呀，你白活了。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王一生简直大名鼎鼎。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后来挤出几个高手。几个高手之间常摆台，渐渐地，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我因为不喜欢象棋，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但王一生的大名，却常被班上几个棋篓子供在嘴上，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知道王一生外号棋呆子，棋下得很神不用说，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里数理成绩总是前数名。我想棋下得好而有个数学脑子，这很合情理，可我不信人们说的那些王一生的呆事，觉得不过是大家寻逸闻鄙事，以快言论罢了。后来运动起来，忽然有一天大家传说棋呆子在串连时犯了事儿，被人押回学校了。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连表示怀疑，因为以前大家对他的描述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串连时的吃喝问题。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连了，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只是收下。后来才知道，每到一处，呆子必要挤地头看下棋。看上一盘，必要把输家挤开，与赢家杀一盘。初时大家看他其貌不扬，不与他下。他执意要杀，于是就杀。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嘴却不软。呆子也不说话，只是出手极快，象是连想都不想，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连一圈儿观棋的人也要慢慢思索棋路而不再支招儿的时候，与呆子同行的人就开始摸包儿。大家正看得紧张，哪里想到钱包已经易主？待三盘下来，众人都摸头。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连问可有谁还要杀。有哪不服的，就坐下来杀，最后仍是无一盘得利。后来常常是众人齐做一方，七嘴八舌与呆子对手。呆子也不忙，反倒促众人快走，因为师傅多了，常为一步棋如何走自家争吵起来。就这样，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后来有那观棋的人发觉钱包丢了，闹嚷起来。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

声喊，将扒手与呆子一齐绑了。由造反队审。呆子糊糊涂涂，只说别人常给他钱，大约是可怜他，也不知钱如何来，自己只是喜欢下棋。审主看他呆象，就命人押了回来，一时各校传为逸事。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不能长进，就托人找城里名手近战。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据说是国内名手。名手见了呆子，也不多说，只摆一副据说是宋时留下的残局，要呆子走。呆子看了半晌，一五一十道来，替古人赢了。名手很惊奇，要收呆子为徒。不料呆子却问：“这残局你可走通了？”名手没反应过来，就说：“还未通。”呆子说：“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这个同学倨傲不逊，棋品连着人品，照这样下去，棋品必劣。”又举了一些最新指示，说若能好好学习，棋锋必健。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儿，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大字报纸，不要老头儿劳动。不料有一天撕了某造反团刚贴的“檄文”，被人拿获，又被这造反团栽诬于对立派，说对方“施阴谋，弄诡计”，必讨之，而且是可忍，孰不可忍！对立派又阴使人偷出呆子，用了呆子的名义，对先前的造反团反戈一击。一时呆子的大名“王一生”贴得满街都是，许多外省来取经的革命战士许久才明白王一生原来是个棋呆子，就有人请了去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交手之后，各有胜负，不过呆子的棋据说是越下越精了。只可惜全国忙于革命，否则呆子不知会有什么造就。

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对手是王一生，连说下不了。王一生便很沮丧。我说：“你妹妹来送你，你也不知道和家里人说话儿，倒拉着我下棋！”王一生看着我说：“你哪儿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这些人好日子过惯了，世上不明

白的事儿多着呢！你家父母大约是舍不得你走了？”我怔了怔，看着手说：“哪儿来父母，都死了。”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我有些不耐烦，说：“我家死人，你倒有了故事了。”王一生想了想，对我说：“那你这两年靠什么活着？”我说：“混一天算一天。”王一生就看定了我问：“怎么混？”我不答。呆了一会儿，王一生叹一声，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不管怎么说，你父母在时，你家日子还好过。”我不服气，说：“你父母在，当然要说风凉话。”我的同学见话不投机，就岔开说：“呆子，这里没有你的对手，走，和我们打牌去吧。”呆子笑一笑，说：“牌算什么，瞌睡着也能赢你们。”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说完就去看窗外。

一路下去，慢慢我发觉我和王一生之间，既开始有互相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问。他总是问我与他认识之前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父母死后的两年是怎么混的。我大略地告诉了他，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详细地打听，主要是关于吃。例如讲到有一次我一天没有吃到东西，他就问：“一点儿也没吃到吗？”我说：“一点儿也没有。”他又问：“那你后来吃到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我说：“后来碰到一个同学，他要用书包装很多东西，就把书包翻倒过来腾干净，里面有一个干馒头，掉在桌上就碎了。我一边儿和他说话，一边儿就把这些碎馒头吃下去。不过，说老实话，干烧饼比干馒头解饱得多，而且顶时候儿。”他同意我关于干烧饼的见解，可马上又问：“我是说，你吃到这个干馒头的时候是几点？过了当天夜

里十二点吗？”我说：“噢，不。是晚上十点吧。”他又问：

“那第二天你吃了什么？”我有点儿不耐烦。讲老实话，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尤其是细节。我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它们与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太不合辙，总好象是在嘲笑我的理想。我说：“当天晚上我睡在那个同学家。第二天早上，同学买了两个油饼，我吃了一个，上午我随他去跑一些事，中午他请我在街上吃。晚上嘛，我不好意思再在他那儿吃，可另一个同学来了，知道我没什么着落，硬拉了我去他家，当然吃得还可以。怎么样？还有什么不清楚？”他笑了，说：“你才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你十二点以前吃了一个馒头，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更何况第二天你的伙食水平不低，平均下来，你两天的热量还是可以的。”我说：“你恐怕还是有些呆！要知道，人吃饭，不但是肚子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人就特别想到吃，而且，饿得快。”他说：“你家道尚好的时候，有这种精神压力吗？恐怕没有什么精神需求吧？有，也只不过是想好上再好，那是馋，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我承认他说得有些道理，禁不住问他：“你总在说你们、你们，可你是什么人？”他迅速看着其它地方，只是不看我，说：“我当然不同了。我主要是对吃要求得比较实在。唉，不说这些了，你真的不喜欢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我瞧着他说：“你有什么忧？”他仍然不看我，“没有什么忧，没有。‘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

我看他对吃很感兴趣，就注意他吃的时候。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知青车厢送饭时，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就稍稍有些不安。听见前面大家拿吃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

紧紧收着，倒好象有些噁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干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节慢慢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我在火车上一直看他下棋，发现他同样是精细的，但就有气度得多。他常常在我们还根本看不出已是败局时就开始重码棋子，说：“再来一盘吧。”有的人不服输，非要下完，总觉得被他那样暗示死刑存些侥幸。他也奉陪，用四五步棋逼死对方，略带嘲讽地说：“给你棋脸，非要听‘将’，有瘾？”

我每看到他吃饭，就回想起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终于在一次饭后他小口呷汤时讲了这个故事。我因为有过饥饿的经验，所以特别渲染了故事中的饥饿感觉。他不再喝汤，只是把饭盒端在嘴边儿，一动不动地听我讲。我讲完了，他呆了许久，凝视着饭盒里的水，轻轻吸了一口，才很严肃地看着我说：“这个人是对的。他当然要把饼干藏在褥子底下。照你